



云南杂文选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79~1997)

云南省杂文学会 编

YUNNAN ZAWEN XUAN

云南杂文选(1979~1997)

云南省杂文学会 编

云南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致凡

封面设计：向 炜

云 南 杂 文 选

(1979 ~ 1997)

云南省杂文学会 编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呈贡装璜彩印厂印装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5.125 字数：380 000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 - 5415 - 1591 - 4/I·56 定价：18.00 元

序

云南省杂文学会

当今，杂文颇有繁荣的势头。一些报刊上，一般都辟有杂文专栏，吸引了相当多的喜爱杂文的读者，杂文作者也日渐多起来了。但是，和兄弟省市相比，云南省的杂文创作还不很繁荣，无论是杂文质量和杂文作者队伍，与一些先进省市相比还有差距。云南省杂文学会，在全国各省市中也是成立比较晚的一家。

云南省杂文学会成立后，立即倡议编辑出版我省第一部杂文选集。这一倡议得到广大杂文作者的赞同，纷纷主动推荐作品，使这本杂文选集得以较快地面世。

几十年来，杂文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曲折坎坷之路。在极左思潮的驱动下，一些优秀杂文遭到无端批判，不少杂文作者受到残酷迫害。“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姚文元在《评“三家村”》一文中，就点了《云南日报》杂文专栏《滇云漫谭》的名。随后该专栏的文章及其作者受到围剿达十年之久，云南省杂文事业也受到极大摧残，造成了严重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迎来了文艺的春天，杂文也得以振兴，许多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杂文佳作。但是，这些年来，也发生过一些杂文风波，使一些作者仍心有余悸，以致杂文园地中瑕瑜互见，出现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杂文。其实，杂文最忌言之无物，言之无人；最忌不痛不痒，四平八稳。一篇千把字的短文，如果掺入些空话、废话，或者一些言不由衷、欲说还休的话，能不被读者厌弃吗？

至于官腔官调，更与杂文格格不入，它使人倒胃口。说真话并不容易，有人还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是，要求不说假话，少说套话，应当是可以做到的。

我国杂文有幸，有鲁迅杂文的传统，有鲁迅杂文作榜样。鲁迅没有丝毫奴颜媚骨，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对杂文作者来说，至关重要。一些爱看风头、看势头、看来头的人物，最好不要涉足杂文。

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普天同庆。展望全国，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欢乐，各方面的新人新事层出不穷。但也毋庸讳言，仍有社会弊端存在。有官僚主义在，有腐败现象在，有封建幽灵在。激浊扬清，鼎新革故，是杂文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杂文作者大有作为。

这本杂文选集，因编辑时间仓促，仅收入杂文学会会员的作品。所有入选作品都是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的，编选时除作少量更正外，基本未作修改。由于作者人数较多，因而风格不尽相同，各人见仁见智，不强求“舆论一律”。在征集杂文作品时，有的作者提供的篇数多一些，有的少一些，因此被收入书中的个人作品也就有多有少，别无他意。作品一般均有发表年月，只有极少数作者记不详细其作品的发表时间，只好从简了。所选作品的作者，都是近十年来活跃在我省杂文界的老将新秀，虽有的篇章还嫌稚嫩，但作者们献给读者的，却是从自己十几年笔耕收获的果实中挑选出来的得意作品，也是他们最为珍爱的。这第一本杂文选集，可以说是我省杂文的一次“厚积薄发”。当然，我们编此书的最根本的愿望还在于抛砖引玉，以推动我省杂文事业的发展。

1998年9月

目 录

序 云南省杂文学会

1979 年 ~ 1987 年

“新闻名单学”	夏 雨 (1)
忧国忘身留清白	夏 雨 (3)
话说“批评难”	王浩芳 (5)
天涯何处无“脊梁”	魏世萌 (7)
新娘子与新班子	卢传智 (9)
开卷未必尽有益	赵锦能 (11)
法制和吃饭	钟 山 (13)
精官简政	钟 山 (15)
“狗案”与“鸟案”	王明达 (17)
想起了郑回	王明达 (19)
谈“上当”	靳津平 (21)

1988 年

想起了安泰和大地母亲	韩声雄 (23)
看电影“四怕”	卢传智 (25)
微服与新闻	夏 雨 (28)
跨越自身的心理障碍	王浩芳 (30)
岂有官不怕民穷之理	高万鑫 (32)
笑林续编	夏 雨 (34)
治治整人的人	夏 雨 (36)

解放子女 70 年	王明达 (38)
由教点“文革”史想到的	夏 雨 (40)
你用什么时间思考	卢传智 (42)

1989 年

一份西方记者写的“教材”	李鉴钊 (44)
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韩声雄 (47)
“集体”的“面子”	王明达 (49)
聊“聊天”	杨 润 (51)
同志称谓为何不时兴了	卢传智 (53)
九和一的辩证法	李 英 (55)
当有点危机意识	成 浩 (57)
难在何处	成 浩 (59)
领导者的情趣与廉政	陈 贵 (61)
廉洁不是时装	成 浩 (63)

1990 年

觉悟之光	王浩芳 (65)
作官即不许发财	卢传智 (67)
话说“上帝之手”	李鉴钊 (69)
意识啊,您.....	达 千 (71)
“钢刀”何以成“蜡枪”	达 千 (74)
由“魏晋风范”想到的.....	成 浩 (77)
我们需要适宜的环境	达 千 (79)
矿史展览今何在	赵德庆 (81)
笑后的回思	陈 贵 (83)
“沟”和“差”的思索	李 英 (85)
“富尔顿的蠢物”随想	钟 山 (87)

“入口”与“出口”的文明	达 千 (89)
由照片想到的	成 浩 (91)
黄瓜该怎样切	王明达 (93)
从“本人姓程”说起	钟 山 (95)

1991 年

关于“混”的补白	李蔚祥 (98)
江城旧事与长寿	杨世禧 (100)
诚实小议	原 因 (102)
“计算器怪圈”	王浩芳 (104)
活人墓浅析	唐正祥 (106)
悬案的悬念	夏 雨 (108)
痛快与愤慨之后	王浩芳 (111)
由“算了”而感	靳津平 (113)
焦裕禄向我们走来	李蔚祥 (115)
也有“不算”的	靳津平 (117)
何须葬身之地	井晓晴 (120)
关于丧事大办的思考	李蔚祥 (122)
从方言小品到说普通话	唐正祥 (124)
唯上与唯实	唐正祥 (126)
出书三题	李蔚祥 (128)
说出另一半	夏 雨 (130)
“想听你的心里话”	姬庆奇 (132)
“广而告之”的新招	魏世萌 (134)
克莱登大学文凭联想	唐正祥 (136)
想起了吴运铎	李蔚祥 (138)
不暇自哀的八旗子弟	魏世萌 (140)
科学遇到了迷信的挑战	李蔚祥 (142)

强盗的“规矩”	杨 润 (144)
人活一口气	贾观逊 (146)
把“敬业”种进心田	井晓晴 (148)
教书，教做人	王浩芳 (150)
契诃夫如是说如是做	魏世萌 (152)

1992 年

愿管鲍之风长存	李蔚祥 (154)
怪味米线	董保延 (156)
莫做“酒精考验”的干部	高万鑫 (158)
情趣之中缺创意	靳津平 (160)
生活中的“削价处理”	白茫茫 (162)
发动机与刹车	李蔚祥 (164)
治懒治恶的良方	李蔚祥 (166)
对比后的思考	唐正祥 (168)
香饵·铤钩及其他	贾观逊 (171)
引不来“凤凰”引“山雉”如何	王浩芳 (173)
赞企业“养”科研	王浩芳 (175)
从程咬金的“三斧头”说起	王立常 (177)
不要丢失“旧草帽”	靳津平 (178)
企业，穿起你的“保护衫”	王浩芳 (181)
“便宜是个贵”	井晓晴 (183)
投宋丹丹一票	董保延 (184)
速度·密度	靳津平 (186)
培养高尚美好的生活情趣	赵锦能 (188)
刍议想入非非	钟 山 (190)
苦练内功与巧施外力	徐体义 (192)
“五舍四入”的担心	戴有锟 (194)

1993 年

“牌子”的虚实	徐体义 (196)
从郑和说云南的“人文环境”	雁 寒 (198)
且说“借脸”	朱世辉 (201)
洋老板建“党员之家”的启示	姬庆奇 (203)
一枝一叶总关情	徐体义 (205)
找准病根再说	赵德庆 (207)
鬼·梦·神	朱世辉 (209)
“辨伪”“打假”说	雁 寒 (211)
漫话“看杀”	高 云 (213)
眼下的毛病啥时说	井晓晴 (215)
既然泰晤士河能再生	井晓晴 (217)
由刹回扣风想到反腐败	唐明生 (218)
倒挂·导向·氛围	彭怀仁 (220)
从“刻桌子”说开去	白茫茫 (222)
人格掂谈	李兆权 (224)
“抖草”小议	董保延 (226)
想起了晏阳初先生	高 云 (228)
让“黄金宴”办下去	杨 润 (230)
变压器的联想	李 俊 (232)
“人”字怎么写	杨 润 (234)
“追星”与学校的思想教育	邹玖生 (236)
“拍板”说	李 俊 (238)
读一读都江堰	杨中兴 (240)

1994 年

“肚子疼只有自己知道”	孙官生 (242)
-------------------	-----------

小议“你们敢把我怎么样”	李鉴钊 (244)
重提“驻村帮社”	孙官生 (246)
追星, 追狗及其他	李鉴钊 (248)
赚钱与“赚心”	杨 润 (250)
警惕“老鼠”吃“猫”	贾观逊 (252)
“教德”杂说	白茫茫 (254)
学一点“母鸡生蛋”的哲学	孙官生 (256)
免费送你一条“信息”	杨 润 (258)
“新闻纸”的联想	董保延 (260)
“包装”之忧	李翔昌 (262)
“君子更宜精神”	杨世禧 (264)
重振浩然之气	原 因 (266)
英雄与看客	李翔昌 (268)
赞“不令而行”	唐明生 (270)
会务费的诉说	邹玖生 (272)
莫靠会议“吃饭”	孙官生 (274)
勿玩“市场游戏”	徐体义 (276)
喝了毒酒赖谁	杨 润 (278)
何不捞捞“阿波丸”	高 云 (280)
“哥们”杂说	陈绍坚 (282)
话说“行善的工具”	王立常 (286)
“正常”与“不正常”说	高万鑫 (288)
反腐败的一缕清风	杨中兴 (290)
报喜不报忧与报忧不报喜	李翔昌 (292)
有感于“三公之说”	徐体义 (294)
练 功	温梁华 (296)
找个好朋友	李翔昌 (298)
批评的变味和变味的批评	李 英 (300)

1995 年

“包装”之祸	李鉴钊 (302)
选人视野要开阔些	孙官生 (304)
给附庸风雅正个名	李兆权 (306)
耍猴人何以不灵	杨世禧 (308)
广告的品质	原 因 (310)
要有“赶考”紧迫感	李 俊 (312)
本 事	陈 泽 (314)
弄虚作假误大事	孙官生 (316)
给老百姓留个好印象	王玉机 (318)
“爱民胜父”	董保延 (320)
重提“勤与俭”	赵锦能 (322)
两天休息，去干点什么	李兆权 (324)
切勿重蹈韩偓之覆辙	白茫茫 (326)
“君子”动口也要动手	徐维新 (328)
孔繁森的越野车	杨世禧 (330)
警告“猛人”	王立常 (332)
军歌与士兵	陈 泽 (334)
有感于找不出“王玉珍”	高 云 (336)
伟大的平凡	高万鑫 (338)
钱是一种感觉	朱净宇 (340)
我的另一个舌头	原 因 (342)
这月饼和那月饼	朱净宇 (344)
有感于“非……不可”	李翔昌 (346)
有感于齐威王之“威”	姬庆奇 (348)
细 节	马霁鸿 (350)
不求“保佑”求“勤奋”	陈 贵 (352)

“治愚”别说	高 云 (354)
“鱼与熊掌”的话题	杨中兴 (356)
说 钱	达 千 (358)
“公”字漫议	朱世辉 (360)
“臭皮匠”与“诸葛亮”新议	白茫茫 (362)
说“忙”	原 因 (364)
头脑清醒点好	王立常 (366)
追求与求人	温梁华 (368)

1996 年

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孙官生 (370)
神州岂是“家”天下	李鉴钊 (372)
小事不可小看	朱世辉 (374)
时间的味道	马霁鸿 (376)
人文精神与精神文明	彭怀仁 (378)
“倾听”是宝	温梁华 (380)
孰之过	陈 泽 (382)
阻断冷漠	杨泽林 (384)
钱包里装着什么	杨泽林 (386)
“糊涂”不过美国人	雁 寒 (388)
感谢徐迟	温梁华 (390)
“六平方米”的话题	杨世僖 (392)
“我要吃派”	杨泽林 (394)
“两个转变”贵在实践	李 俊 (396)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贾观逊 (398)
印刻记忆	马霁鸿 (400)
朱贵与梁山泊人才开发	朱世辉 (403)
有感于曹操戒酒	计用辐 (405)

赞上海人“为明天让路”	杨中兴 (407)
痛点、痒点, 不疼不痒点	魏得胜 (409)
不该为错误言行说情	王玉机 (412)
遥想古人吃饭	戴有铨 (414)
“救孩子”与“救自己”	高万鑫 (416)
讲稿·秘书·首长	李鉴钊 (418)
“扫一室”与做大事	赵锦能 (420)
钓鱼与“钓”人	邹玖生 (422)
恋爱的文明观	赵锦能 (424)
美德与善良	王立常 (426)
生当做人杰	马霁鸿 (428)
话贵族杂文	魏得胜 (430)
“三教九流全都是朋友”	魏得胜 (432)
但愿书香飘万家	李 俊 (435)
当好这样的教员	高万鑫 (437)
两分钱精神	陈 泽 (439)
生命钱不容邪念	魏得胜 (441)

1997 年

漫谈批评与欢迎批评	高祖兴 (443)
究竟忙什么	李鉴钊 (446)
倒计时计什么	李翔昌 (448)
学会“说话”	李友明 (450)
无聊“写手”歇手吧	雁 寒 (452)
人妖、太监及其他	徐维新 (454)
把“陪同者”解脱出来	王玉机 (456)
说“三十而立”	彭怀仁 (458)
为云南名牌的崛起叫好	杨中兴 (460)

善待近邻	李友明 (462)
孔老夫子的泪	计用辐 (464)
节制欲望	彭怀仁 (466)
寻求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李鉴钊 (468)

1979 年 ~ 1987 年

“新闻名单学”

夏 雨

“新闻名单学”这个词是我杜撰的。有感于新闻中排领导干部名单成了编辑、记者的一大苦恼，颇有研究的必要。

我在地方报社当了多年编辑。因为在新闻中无意漏掉某个领导干部的名字，或排错名单次序，便受到电话、来信指责，已记不清次数了。

有一次，听到群众反映，“文明礼貌月”中领导干部上街打扫一两个小时，又是拍电视，又是登报；而小民百姓一年四季打扫，也不见上一次报。你们的报纸干吗这样“吹喇叭”、“抬轿子”！话虽刺耳，但很震动。随后一年的“文明礼貌月”，我横下一条心，发有关新闻只提省市领导和大家一起上街打扫，不排一长串名单。见报后，群众说好，有些领导同志也支持。

回忆 50 年代的报纸，新闻中排一长串领导人名单的情况很少。有的地方领导干部的名字全年未上报的，也不罕见。哪像现在，一个月要见报多次。

“新闻名单学”的大发展，是从“史无前例”开始的。“文革”期间的新闻，常常是一大串名单，人们可以从中嗅到点“政治气候”，谁被打倒了，谁又高升了。

现在，不管什么会议，什么活动，无论有无必要，新闻中都

要写些领导人的名字。这难免使人感到，此中多少带有一点封建残余思想的气味。各级领导干部不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吗？他们的一些份内的日常活动，为什么总要在报纸上见名字呢？为什么连名单排列次序也要斤斤计较呢？据我所知，不少领导干部对此也是不以为然的。

我提个小建议：除去外事报道、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报道、确有必要写领导干部名字的报道外，其他各种会议和某些政务活动的新闻，一律不登名单，起码尽可能少登名单。

现在已形成一个观念，会议、活动重要与否，就看出席的领导人的身份及人数多少而定，至于内容如何，倒是次要的了。恕我直言：助长此不好习气的，新闻单位多少也有点责任。

“解铃还需系铃人”。让我们新闻单位都来改变这种风气吧！

〔原载 1986 年第 9 期《新闻战线》〕

